



政治評論

劉兆佳

「香港民族主義」乃邊緣和短暫政治現象

香港回歸已經超過20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大體上可算成功。不同的調查研究和報道發現，在大部分香港居民和海外人士的眼中，儘管香港在回歸後面對不少磨難和挑戰，而且衆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尚待有效處理，但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法治、人權保障、自由、廉潔等香港居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依然是香港特區亮點。

被刻意製造出來的錯誤概念

然而，頗為令人困惑和感到意外的，是近年來冒起的、可以籠統歸類為「香港民族主義」的各種主張和行動，而與此相連的則是一大堆由一些曾經接受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構建出來的抽象、模糊和缺乏實證支撐的政治概念。比如「香港民族」、「香港國族」、「香港主體」、「共同體」、「本土意識」、「本土主義」、「香港城邦」、「公民民族主義」、「公民國族主義」等不一而足。這些政治概念雖然缺乏嚴謹的學術定義和內涵，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相對應的具體現象，而一般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它們又難以理解，然而卻對極少數人產生煽動和動員的作用，製造了不少政治衝突，並引起了廣大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的極度憤怒和擔憂，明顯地對香港的穩定和「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利。

提出那些主張和從事那些行動的組織和人士的共同點是把香港居民「想像」為一個

獨特的社會群體，是一個廣義的「民族」。誠然，他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採用「香港民族」這個名詞，但在他們描述這個獨特的社會群體時，卻實際上和在不同程度上視香港居民為一個「民族」。這些人傾向把所有認同來自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包容）的香港居民都當成爲「香港民族」的成員。所以，把各種將香港居民定義為一個獨特和團結的社會群體的思想歸納爲「香港民族主義」不單對分析這個現象帶來方便，也基本上沒有扭曲他們的主張和行動目標。

香港的「民族主義者」堅信，「香港民族」不但客觀上存在並涵蓋了大部分的香港居民，而且香港居民對自己作為「香港民族」這個社會群體的成員有着高度的自覺性、認同感和感情，自覺擁有優越的和引以為傲的「香港民族」的身份，高度認同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並相信彼此有着相同的命運，所以這個群體在主觀上亦存在。「香港民族」與內地居民截然不同，彼此雖然在種族上都是「華人」、「漢人」或廣義的「中國人」，但卻非「利益共同體」、「感情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更不是「命運共同體」。相反，內地居民與「香港民族」在文化、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利益和命運等方面都嚴重對立和相互排斥。「香港民族主義者」確信香港傳承了在內地已經失傳的優秀華夏文化，又因為經歷了英國殖民統治而獲得了先進的西方文明，加上發展水平又高於內地，因此對內地居民採取鄙夷態度。不

過，隨着回歸後中國的快速崛起，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和互動愈趨密切，香港在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主體性、獨特性、優越性、自主性正受到快速的蠶食。部分人甚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是另外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在1997年「吞併」了香港，在「天朝主義」引導下君臨和操控香港，把香港變爲「中國」的「殖民地」，讓香港再一次承受殖民統治之痛。經由選舉委員會產生並由中央任命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他（她）領導的特區政府則是「媚共」政權，協助中央操控和改造香港。因此，爲了「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香港民族」必須奮起自救。「香港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自救」方案雖然五花八門，但不外乎包括要在「一國兩制」下爭取完全自治、推動與中國政府的「第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爭取「西方模式」的行政長官普選、大幅削減行政長官的權力、強化民間社會對當權者的制衡、「公投自決」、要求西方國家政府和政客介入香港事務和向中國政府施壓、「香港獨立建國」等選項。

迄今爲止，「香港民族主義者」在香港社會的人數極少，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年輕人，當然也包括若干反共、反華、親西方的人士和憤世嫉俗者。他們在反對國民教育、抗拒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爭取行政長官普選、「佔領中環」、反對「一地兩檢」和抗議香港與內地融合等行動中積極參與。在媒體的鎂光燈下，他們的激進言行取得了不合乎比例的曝光率，並在政治上造成了嚴重的

衝擊，尤其是對年輕一代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因此，即便他們勢孤力弱，但爲香港和國家帶來的傷害卻不容小覷。

「港獨」對歷史趨勢的反動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邊緣和短暫的政治現象，可視為對兩個壓倒性的、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的抗拒或反動。

第一個趨勢乃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和互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不斷提升。儘管這個趨勢不可避免帶來一些兩地同胞在利益、文化、社會和感情上的摩擦，但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可逆轉，也是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利的趨勢。唯其如此，近年來那些與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策和舉措在香港遇到的阻力才越來越小。兩地紐帶的不斷增多和強化也不斷強化了香港居民對國家的向心力。然而，這個趨勢恰恰是「香港民族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

第二個趨勢乃「一國兩制」的實踐在中央的強力參與下越來越朝着原來的構想或初心推進。回歸後，長期以來香港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過度受到香港反對勢力的影響。反對派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幾乎完全排斥中央在「一國兩制」下的權力和責任，也刻意地從「本土優先」的角度理解「一國兩制」的目的和內容。近年來，中央下大力氣去扭轉不少香港居民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並在必要時行使中央的權力以確保「

一國兩制」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中央的言論和行動雖然已經初見成效，但難免會在香港引發一些憂慮和衝突。但對「香港民族主義者」而言，中央的意圖不是要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而是要摧毀香港的「一制」，把香港併入內地，實施「京人治港」，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違反對香港的莊嚴承諾，因此必須頑強抵抗，保衛「我（的）城（市）」。

然而，在這兩個大趨勢下，無論「香港民族主義者」如何負隅頑抗，香港與內地同胞在共建「利益共同體」上已經取得初步的成果，並朝向建構「感情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方向邁進。「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分離主義」和與其相關的「港獨」及「本土自決」等主張在過去幾年的冒起，其實是代表一種違逆歷史潮流的妄動和盲動。

然而，客觀上和主觀上，「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邊緣的政治現象，也只能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現象。「香港民族主義」之所以是一個邊緣的政治現象，因為它只是極少數人的政治理念，不爲主流民意認同，引發不了香港居民的共鳴，因此也只能是極少數人參與的小規模政治活動。它之所以是一個短暫的現象，是因為它違抗歷史發展大勢，受到中央、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和內地同胞的堅決遏制，更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大國的支持。（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譽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教育局「清獨」的勇氣與擔當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香港民族黨」言行出軌、胡作非爲，一而再，再而三，公然宣揚「港獨」，嚴重破壞「一國兩制」，保安局局長於9月24日，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8條作出明令，宣布「香港民族黨」爲非法組織，並禁止該組織運作或繼續運作，同日刊登憲報，即時生效。查考《社團條例》，參與「非法社團」的罪行包括以下八個要點：

（一）任非法社團幹事或聲稱是非法社團幹事；（二）管理或協助管理非法社團；（三）以非法社團成員身份行事；（四）參加非法社團集會；（五）向非法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六）明知而容許屬於自己的地方被非法社團利用舉行集會；（七）誘使或邀請他人成爲非法社團成員或協助管理該社團；（八）爲非法社團牟取社團費或援助。

香港特區政府有憲制上的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堅守「一國兩制」，因此，對任何無情、無理、違法鼓吹和宣揚「港獨」的組織，予以遏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是在承擔應負的責任，從教育界角度看，當然要大力支持保安局的「禁獨」明令。事實上，教育局亦於保安局發出明令的同一日，向全港中學

校監發出《防止非法社團滲入校園》的通告，通告清楚說明：「教育局的一貫立場是，『港獨』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爲防止可能有人濫用學校的平台和資源推動『港獨』的主張或活動，我們必須提醒學校，切勿租借校舍或設施予非法社團或非法社團成員進行任何活動，以及警惕學生切勿加入非法社團，參加其活動或爲其提供協助，以免涉及刑責。」過去幾年，確實有打正「港獨」旗號的組織及社團，或明或暗，趁着學生上課返校，放學離校歸家的途中，派發宣傳單張，宣揚「港獨」，蠱惑學生，騷擾教師！

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們，憑教育熱誠及教學專業，培育學生全人發展，但一些「港獨」激進之徒，在校園內外作出囂張言行，學校多是敢怒不敢言，免得被「港獨」分子及好事者糾纏詆毀，如今教育局勇於承擔，爲校園內外的「港獨」言行，透過《防止非法社團滲入校園》的內容指引，先進行教育方針上的「清獨」，讓教育同工免受干擾，可專心一意爲香港青少年全人發展而努力，誠屬幸事！

筆者認為教育局的《防止非法社團滲入校園》通告，應轉發一份給全港學校家長，以示鄭重，因爲「港獨」言行會爲香港及國家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大家都有責任高高舉起禁示的標示牌，大聲疾呼：走「港獨」之路是害人害己的不歸路！

議事論事

王曦煜

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如火如荼地拉開帷幕，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昨日報名參選，因自己龜速宣誓而被DQ掉議員資格的劉小麗，周二已報名「再戰九西」。而早前在「Plan B風波」中遭施壓勸退的「反對派元老」馮檢基，更是難忍「被欺負、被無視、被拋棄」的不民主待遇，特意選在與劉小麗同一日報名參戰，他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衷心祝福『民主派』『Plan A』劉小麗能『入閘』」，但同時批評反對派「欽點」李卓人當「Plan B」是專制、「文革式選舉文化」，該番言論猶如直接向反對派下戰書，令一衆看客簡直興奮到搓手，「花生食到唔停口」。

劉小麗圖「洗白」蒙混過關

雖然九西補選在報名階段就已經好戲連台，劉小麗與馮檢基之間圍繞出選資格展開的攻防戰，更是高潮迭起，火花四射。但目前，曾主張「自決」，後又不停「洗白」自己的劉小麗，到底能否順利「入閘」，成爲輿論焦點所在。於是乎，負責參選人資格審核的九西補選選舉主任郭偉勳，就成爲了當前焦點中的焦點。

實際上，這並不是郭偉勳第一次進入公衆視野。早在今年3月立法會補選中，同樣作為選舉主任的

他，在提名期結束前不足一小時之際，最終准許「拒絕擁護《基本法》」的姚松炎「入閘」，該決定引發了社會廣泛爭議。誠然，選舉主任在考慮準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時，當以法理作為考量的出發點。但一直有聲音認為，是否擁護《基本法》、有否宣誓擁護《基本法》，是對有意參選公職者的法律要求，且這一條件具有追溯力。

一名準參選人並不是說在報名階段，口頭表達擁護《基本法》、反對「港獨」就可以，而應該拿出言行實據來證明自己切實擁護《基本法》。在特定時間內，帶有明顯目的性的簡單口頭表態，行爲成本太低，而反悔背言的風險則非常高。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必須堅守底線盡責把關

圍繞這一條文，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做出釋法，給出了明確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

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從人大常委會釋法來看，部分因「拒絕擁護《基本法》」而被取消了議員資格的人，若轉頭就能立馬參與補選，甚至重新成爲議員，這恐怕與人大常委會釋法精神背道而馳。

作為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首長級公務員第二級（D2）的政務官，郭偉勳和特首林鄭月娥一樣，同是政務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簡稱AO）出身。多年來，在特區政府公務員政務職系中，政務主任（AO）作為專業的管理通才，會定期被派往各決策局和部門擔任不同職位，制定政府政策，扮演重要施政和執政角色。郭曾於多個政策局及部門工作，包括前政務總署、前教育統籌局、前規劃地政局、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前政制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政策經驗和行政經驗都是毋庸置疑的。

不久前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鼓吹分裂國家的「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隨即招致外部勢力和本地反對派政團的密集反撲。在《基本法》這一法治基石，不斷遭受「港獨」勢力衝擊的大背景下，「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施行者，應有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尤其是作為選舉主任，其Gate Keeper（守門人）角色，在當下格外具有現實意義。嚴格按照法理條文，強調基本原則，畫明選舉紅線，明確選舉規矩，將捍衛《基本法》從法理上落到現實處，正當其時。

選舉主任的「守門」法則

香港「文化獨立」的荒謬與荒誕

清早起床，睡眠惺忪之際，一場由反對派在倫敦擔綱上演的「文化獨立」大龍鳳赫然入目，霎時如冷水淋頭，不由得惺意全消，取而代之的是滿腹愕然。

話說反對派對輾轉赴英美「告狀」、「求援」的苦情戲碼，早已屢見不鮮，但今次竟然別出心裁炮製「文化獨立」大戲，卻當屬推陳出新，零舍不同。在打正「港獨」旗號的「香港民族黨」被依法取締，「佔中」搞手即將面對聆訊的緊要關頭，拋出「文化獨立」的重磅炸彈，變相鼓吹「文化獨港」和「文化港獨」，是否「盡地一擲」，再創「港獨」新猷，讀者諸君不妨見仁見智。

歷史與現實不容否認扭曲

作為關注文化議題的媒體人，猶記得，在加盟《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的編撰前夕，被問及香港文化本質，幾乎是脫口而出——香港文化與嶺南文化同源，貫通古今，融會西東。答案連我這新移民都耳熟能詳，相信對於土生土長的本港精英而言，絕

對是小兒科的常識題吧。

此後，作為香港卷的組委與編委，有幸與一衆研究香港文化的專家學者共事，對於香港文化的全貌，在廣度和深度上，自是大有提升。毋庸置疑，作為內地移民開發者的聚居之地，香港自古便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始終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與華夏文明興衰息息相關。一部香港文化史，既是香港與內地以移民爲載體、在人文層面的互動歷史，也是中外文化在港英時期與後港英時期特定時空下的交流歷史。

歷史不容否認：從秦漢到明清，香港經歷兩次行政大開發、兩次移民大遷徙和兩次商贸大發展，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領域，與內地唇齒相依、緊密相連。

以中華文化爲根基的香港文化，在嶺南文化系統內，匯聚南北文化，不斷汲取中華文化母體養分，體現華夏文明的發展與傳承。鴉片戰爭以降，伴隨着英國文化登陸，中西文化不斷碰撞與融合。基於民族文化差異，中西之間時有衝突，但融合卻始終是主流

。以中華文化爲根基的香港文化，在近現代進程中，透過東西方文明的交互洗禮，實現異質文明匯流，形成中西文化共融的獨特主幹，生成以商業性、包容性、開放性與多元性爲主要特徵的多元文化面貌。

現實不容扭曲：中華文化在香港根深蒂固，中國式的倫理道德、思維模式與生活方式，無處不在，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兼容並包的宗教信仰，百花齊放的節慶民俗，以及不勝枚舉的多元文化因子，成就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鑄就香港文化「中西合璧」的基本格局，決定香港具有獨特的文化，卻決不可能「文化獨立」。

港決不可能「文化獨立」

香港是世界管窺中國的窗口，亦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橋樑。百餘年間，作為中國聯繫世界多元網絡的重要節點，香港在中外交通上扮演著人流與物流的樞紐角色，既是移民與貿易的宗教站，也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堪稱中西互通的文化紐帶。香港文化既有東

方的傳承，也有西方的影響，更有自身的創造，決非文化沙漠。薈萃東西文化的香港，包容不同價值觀和多元意識形態，構成不同文化相容共生的獨特契合點，富有建設性和啓發性，成爲全球多元文化自由交流、平等對話的和諧範例。

最近，有一段話熱爆朋友圈：「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雙親去，此生只剩歸途。」一個人決不能忘卻父母之本，推而廣

之，一個城市又豈能忘卻文化之根？斷然割捨文化血脈，妄言「文化獨立」，別有用心地「去中國化」，勢必會造成香港文化的枯萎。無根的城市究竟是福是禍，相信不言自明。

撫今追昔，鑒往知來。毋忘香港的根，呵護香港的根，自是題中應有之意。何不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關係，告別文化迷失，建構多元空間，再創香港文化奇跡？



◀「反對派鼓吹「文化獨港」和「文化港獨」，只是編造「港獨」新藉口